

梦圆 梦花街

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刘欣予 李胤辰 文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
当“天下第一难”的旧改，遭遇“始料未及”的疫情，是雪上加霜，抑或浴火重生？

梦花街，百年老城厢。它所在的蓬莱路旧改地块，是上海最后一个大体量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地块，也是这个春天浦西疫情的“风暴眼”，上海战役的“上甘岭”。

此刻，被疫情中断的梦花街旧改，正在加速推进。本报记者连续两周蹲点采访梦花街片区，记录老城厢居民的乐观和坚强，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和向往。



因楼梯狭窄，居民搬家时只能用绳子将家具从二楼吊下来

一条百年梦花街

全长仅425米，已有110年历史，被称为“一个鲜活存在着的上海旧市井”，这片区域是上海现存最大的老城厢，有石库门建筑、新式里弄、西式独栋、棚户简屋……里面弯弯绕绕，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

梦花街位于上海中心城区，文庙路以北，东起柳江街，西至中华路，全长仅425米，已有110年历史，被称为“一个鲜活存在着的上海旧市井”。梦花街片区（北起复兴东路，南至蓬莱路，西至中华路，东至河南南路）涉及四个居民区，分别是曹家街、小桃园、文庙和学宫。这片区域是上海现存最大的老城厢，里面弯弯绕绕，记者前两次来都找不到方向。

梦花街的时光似乎是静止的。这里的建筑，是百年上海的缩影，折射出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。这里各种房屋类型都有，风格多样，大小高低各不相同，有石库门建筑、新式里弄、西式独栋、棚户简屋……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。在采访中，记者就两次偶遇定居上海的俄罗斯人Tania。初次见面，她正在文庙附近，

和小商贩用简单的中文讨价还价。她告诉记者，她对梦花街附近的老房子和老家具情有独钟，经常过来。她还给记者欣赏她拍的许多照片。

曹家街居委所在地——曹家街62号，就是一幢保存完好的典型石库门建筑，标准的一客厅二厢房。站在入口处，抬头可见顶端刻着“民国念三年”几个大字。“念”音同“廿”，“民国念三年”就是1934年。一楼除了居委办公室和活动室，住着三户人家，现已搬走。离曹家街居委不远，就是仪凤门旧址。上海始建城墙时有六座城门，“仪凤门”是其中之一，距今已有469年的历史。后来，“仪凤门”改名为“老西门”。

走进这片区域，仿佛走进了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地方。回收店、缝纫店、寿衣店等外面已不太能看到的小店在这里都能找到。记者看到，有

人专门开着卡车来收购有上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。因为老人较多，在这里还能经常看到纸币的踪影。在一家叫花梦烟酒店的小店，记者用手机买了一瓶饮料，付款时把老板娘说的4元听成了10元，她马上退还了6元——一张1元和一张5元的纸币。

梦花街的居住环境是拥挤逼仄的。天空中错综复杂的电线，电线下一排排挂着晾晒的衣物。电瓶车、自行车停在道路两侧。区域内道路多为宽度不足1米的弄堂小路，如果两个人在弄堂里迎面相遇，还要彼此稍微错身才能勉强通过。

弄堂里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，居民家中的情况更加不堪。随意走进静修路上一户人家，发现一个小小的天井中，竟然立着三个空心的大水泥墩，被墩子围起来的空地被用作厨房、浴室和厕所。总之，所有能被利用的空间全部挤得满满当当。

梦花街片区内，除少部分公寓，多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，缺少独立煤卫设施，拥挤逼仄，户均面积仅有10多平方米。外来人员租住比例超45%。旧改，是老城厢居民几十年的心愿。

随着蓬莱路旧改地块征收工作去年年底启动，梦花街片区1.1万居住人口中，有超过一半的人被纳入其中。今年3月26日，酝酿期首日签约率就超过96%。

没想到，疫情突袭，当晚该片区开始实施封闭管理。狭窄逼仄的环境，高密度的人口聚集，砖木结构的老房子，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隔离。本轮疫情期间，梦花街片区近六成居民被感染。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，让很多居民彻底丧失了老房子里居住的安全感。

这几天，原本嘈杂喧闹的老城厢，显得格外安静。很多商店、人家已经搬离，人去楼空。

两把木梯的艰难

周阿姨家房门外，有一南一北对称架着两个木梯子。南面的木梯子，能上到周阿姨房间上的阁楼；北面的木梯子则通向晒台。北面晒台搭了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公用的厨房间，每天要上上下下很多次

62岁的周玉宝阿姨，住在曹市弄33弄14号后门已有30多年。7月17日是她搬家的日子。

这天早上，她凌晨4时多就醒了，再也睡不着。“今天真是太开心了，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！”她激动地对记者说，“本来7月5日就准备搬家的，后来因为周围有邻居复阳，我作为密接被隔离。搬家一拖再拖，才拖到了现在。”

在二楼朝南的一间房间是周阿姨的家，11.1平方米，房子虽小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。家里空调和电视挂在墙上，除了一张方桌、一个衣柜、一个五斗橱、一张书桌、一张1米2的床、一台冰箱和一台立式电扇外，再也摆不下其他大件。

房间前几年装修过，装修的板材和墙壁间有几厘米的空隙，这给老鼠创造了生存空间。一到晚上，老鼠就开始在缝隙里钻来钻去。“几只老鼠吵起来就像打仗一样，根本没法睡。”周阿姨说。老房子蚊虫跳蚤也多，她的小腿处也被咬了许多小包。

周阿姨家房门外，有一南一北对称架着两把木梯子。南面的木梯子，能上到周阿姨房间上的阁楼。北面的木梯

子则通向晒台。南面的木梯比北面的木梯每层的间距要高，更陡也更难爬。

1986年她刚嫁过来时，婆婆还在世。婆婆家很早以前就在房间上面，用木板搭了一个阁楼，婆婆身体好时，住在阁楼上，后来身体不好了，爬不了木梯了，就借了这幢楼晒台下邻居的一间亭子间住。后来，周阿姨生了女儿，她就和女儿住二楼房间，老公住阁楼，过着同一屋檐下的分居生活。再后来，女儿出嫁，老公生病，周阿姨也身体不好，没有人再爬得动南面的梯子，阁楼也就空着放东西了。

周阿姨说，这里原来没有煤卫设施，都是用的马桶。做饭的话，就在北面晒台上生煤球炉。后来，在北面晒台上和邻居各搭了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公用的灶披间。“年轻时没有煤卫，没感觉是啥大问题，多数时间都在单位，在单位洗好澡回来。退休了可真是难过，天热没洗澡，只能拎着一大包衣服和洗漱用品到远处的公共浴室。种种的记忆都挥之不去！”

每天，周阿姨都要上上下下爬北面的木梯好几次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“疫情期间，我腰椎间盘突出犯病了，只能一



最近梦花街老邻居之间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依啥辰光搬啊？”

个人睡在床上。每次去上厕所都是煎熬啊，但我还是很坚强的！”她笑着说。

说起这次疫情，周阿姨心有余悸：“我算幸运，没有被感染。主要是我们这幢楼之前都搬得差不多了，我也不出门，每次扔垃圾回来都要换衣服并消毒清洁。”另外，老房子用的还是瓶装煤气，疫情期间，煤气用完了送不进来，周阿姨只能请居委或者认识的人帮忙扛上来。“我很想住上电梯房啊。”

“现在好了，阳光终于照到头上了，可以扬眉吐气了！希望早点拿好钱和房子，去开启新生活。”搬家这天，周阿姨穿上自己最爱的红色真丝连衣裙，戴着白色草帽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临别时刻，她拿着一块小抹布，反复擦拭着被留在这里的家具。“大家具就不要了，以后搬了新家再买。”

所有需要带走的行李都搬好了，局促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一下子显得空旷。周阿姨的新房子买在了松江区佘山北，是期房，所以她先要在外面过渡一段时期。等拿到新房钥匙装修好，就可以住过去了。

和周阿姨相比，住在学宫街19弄的詹彩凤，起初签约时要犹豫得多。

72岁的詹阿姨，在2000年时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，因为学宫街离单位近，就要了这里的一间房，一住就是20多年，对这里的房子很有感情。刚收到旧改通知的时候，她并不完全愿意搬，“学宫街这里就医、买菜、出行都很方便，而且离孩子的学校也近，其实我们还是蛮留恋这里的。”

但她心里明白，即便如此，这里的房子实在是太小，已经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。30平方米不到的一室户，分隔成两部分，上部搭了一个十几个平方米的阁楼，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，女儿、女婿和外孙住在阁楼上，詹阿姨住在楼下。阁楼层高1米6左右，外孙张科骏今年14岁，1米74的个子上了阁楼只能弯着腰，如果一不小心直起身子，就要撞到头，他也不记得撞过多少次了。

考虑到这一点，詹阿姨一家最后还是决定接受征收。他们的新房买在了奉贤南桥，三室一厅。这下，一家四口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张科骏了。他说：“终于可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了。”詹阿姨告诉记者，老伴去年去世了，没能等到住上新房子，还是挺遗憾的。

(下转特5版)

走出蜗居

上海旧改三十年

本版编辑 刘靖琳

本版视觉 奚云阳



扫二维码看梦花街旧改